

山陽遺稿 文

四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155
4



文庫 11
A 1155
4

柳田泉文庫

藏書

山陽遺稿卷之九

賴襄 子成著

序

近世叢語序

余嘗謂士氣與世運相隨，自慶長施於正德，於天明，其運可謂盛矣。士生其間，雖粹駁不同，要自磊落奇偉，言語文章，各具一家風骨。爾來人物，皆能自修飾，無非君子人。為文詞綿密，罕見疵瑕，而終不免於輕薄猥瑣。譬若方剛之夫，雖有病癖，不害為強壯；病祛體和，而衰候見焉。憂世者，不當留心邪士之氣，概議論如無關係於世，而有大自然

山陽遺稿卷之九

文

者是可與知者道。角田九華之著近世叢語，有見於此哉。蓋倣體劉氏世說，而意自有在焉。特依其目而部分之云爾。然昔時士多可入此目者，今則不然已。昌黎曰：李杜文章在，光燄万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誇傷。伊我生其後，舉頸遙相望。夜夢多見之，晝視反微茫。山谷題大蘇像曰：東坡先生天下士，嗟乎可惜今蚤世。蠢蠢猶謂短人氣，今之士較其為人於前輩，光凶氣魄孰大孰小，不惟文章也。乃動嗤謂之，以賣己名聲，聞嗤笑焉。而短其氣者，亦無有焉。非九華之夜夢晝視，隨而筆之書，其不終墮微茫者，幾希。嗚呼，余亦蠢蠢群兒中之一耳。然猶知舉頭望之，及讀

此編，前輩氣貌風旨，躍躍欲出，足以起懦敦薄，使我忘生其後，意他人讀者，亦皆然爾。九華所為，益於世道如此，於其請序，烏得不慨然言哉。

經典穀名考序

穀之有五種也，猶人之有五倫也。古謂之父者，今亦謂之父，彼謂之子者，此亦謂之子。就其名，設其教，無往不可行。穀之有名，何獨不然而古所謂黍，非今所謂黍也。彼所謂稷，非此所謂稷也。夫以不可一日無者，其見於六籍焉，不可通於我之今日，則經典亦無用之物耳。而可置而不考乎。山田太古之不能已於穀名之攷，其以此歟。蓋彼堯禹

湯武之所經理皆係西北高燥之地而晉梁以還治本草
學者所見畫於東南一隅詩書所敘宜與齟齬而唐宋箋
疏左支右吾是穀名所以不明而不容不考者矣至我邦
古稱瑞穗之國不唯稻粱之美於萬國也七道地勢皆併
水陸五穀皆宜先王為政每重民食參取漢法課種諸品
帝則千載澤淪海宇雖中或經亂離而未至如彼之分裂
甚且久也則驗今之實以視古之名不當有甚不明者不
明者不考之罪也太古居信濃萬山中家世力穡時還讀
書非求名於世者其懃懃於此誠有不能已也蓋其所往
復論難雖大都宿儒莫之能定也於是博搜沈思以著一
家言辨異同正謬誤皆鑿鑿有據云自考證之學興世之
四體不勤明經自許者儼對訓詁校較禮文以萬里外十
百年前痛痒不相關之事而爭其銖兩毫釐刊而行之竟
銜博洽如太倉之粟陳陳相因非不盛也而紅腐不可食
未有如此考之切於今而補乎古彼此並可用者也太古
今茲詣伊勢太廟迂路入京齋此示余余常謂大丈夫不
能為天下不可無此之人猶當著天下不可無此之書今
於此著乎見之烏得不樂而序之也

新刻曾茶山詩集序

曾茶山先生居家孝弟為吏以廉能稱因兄開與秦檜爭

廢退居上饒七年，若將終身，檜死復起，終始不可和議。立朝有本末，進退不苟，是其人使不能詩，固已可傳。其詩承山谷，啟放翁，人人所知，然非黃非陸，曾自成其為曾，所以亦可傳。但家數有小大耳。放翁嘗答其贈詩有曰：詩如古鼎篆，可愛不可摹，是黃亦能者也。曰：快讀醒人意，垢癢逢爬梳，是陸亦能者也。至曰：細讀味益長，炙轂出膏腴，則茶山所獨矣。黃有意反失焉。陸不暇為焉，蓋其為人狷介，不譁世近名，故其言簡老，覈實可咀嚼。劉安世在元祐黨籍，仕者不敢闖其門，而獨日從之遊。從胡安國傳程氏學，其後時相倡程學，人或矯託于進，而顧自晦遠引，則其詩亦

不肖，依人籬藩，苟求入時，可知也。其言於高宗，謂士氣久不振，一朝欲起之，矯枉者必過直，願優容之。其諫通和，則謂此事無小益，有大害。今當務儉經武，外一切置之。前傳檄奴罵金人，何詞可復和耶？皆不激不煩，使人主領解，所謂細讀味益長者。其詩亦如此。其謚曰清，為人無愧焉。為詩又無愧焉。黃視此，近硬僻，陸則近浮囂，竝如有遜色。陸力能展拓，曾顧不能如其清。其人然焉爾。果能如其清，則必不為韓侂胄作南園記。後之讀二家詩者，當以此觀之。浪華有謀梓茶山集者，以世方喜宋詩，最喜陸。陸淵源於此爾。余因其請序，言茶山非苟同狗物者，欲學其詩，當先

學其人也

新刻林和靖詩集序

坡翁題林和靖詩卷言詩如東塹不言寒書似留臺較少
肉書姑置焉其評詩可謂篤論也余嘗謂北宋人詩有魄
力氣味勝中興唐人者蓋興代與衰季氣運使然和靖山
林人本不欲以文詞顯鳥啼蟲吟聊以自娛固異撰於歐
蘇諸鉅公然不至如東塹之寒者亦在宋運鬱勃中而不
自知也使其生南渡以後則亦虛谷蒙齋一派矣雖然寒
與不寒在於人非專田氣運也東塹云出門輒有礙誰言
天地闊其得一策則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

花器量褊淺如此詩之寒坐此焉爾和靖臨終猶喜家無
封禪書其避世無悶外枯內腴曷怪出語之不寒哉昭代
之運不減北宋而作詩者每病脆薄寒酸豈其人皆東塹
之屬而乏西湖之流邪客謂余曰西湖處士乃有梅花三
百本之產今日詩人寧有之乎是詩所以不免於寒爾余
笑曰子亦東塹之屬歟設使今世有和靖其人則餐秋菊
飲寒泉亦可以發擊壤之詠何至為彼寒乞聲哉備前山
內白夢家藏和靖集府學舊有一本遂校正鼎鑄索余作
序書此語返之白夢家又有俸祿非吾儕比其詩才藻瞻
敏固無患於寒此舉蓋欲鑿世詩之病也

孫子管闕序

漢言兵者五十三家可謂夥矣及至後世又紛紛雜出而定其論以立於武學者唯七書然韜略已屬偽撰真者獨孫吳尉繚如李靖問對重說孫吳者總之不如十三篇之平實明切而其味無窮其機不測譬猶儒家之有論語道家之有老子佛家之有遺教經而醫家之有張氏古今注疏甲是乙非其能得古人之心不可必也可必者各有得於己之心而已苟有得於己之心隨其淺深皆可施於用儒之從政醫之治疾皆然况兵萬衆死生存亡之所係非得於心而決於事饒使能不謬古人之旨抑何益哉廣瀨

藩森山君少講兵學至老不倦嘗取此書推究諸注雜以其師說名曰管闕蓋亦自謙以為有得於己而不盡觀其全也君謬聞余雖書生頗知兵也遠寄示求序吾聞君嘗學武田家言矣信玄氏有旗書孫子其疾如風其徐如林其將馬場信房嘗從容進問曰風者倏起倏止者也苟止焉君將何為信玄曰止焉則吾以麾下承之夫信玄未必得孫子立言之心也然有得於信玄之心者施之實用而有餘可知也今君之解亦如此歟夫甲斐君臣生長戰國侵取尺寸為務其日講究兵機不足怪也如君享祿於太平無事之日不謀娛目前而警戒無虞如此此世俗之所

笑以為迂，而余所深嘉也，所以不辭而書。

續八大家讀本序

余嘗私修國史，至豐臣氏事，蓋有投筆而歎者。豐臣公之出師海外也，或說宜以能漢文者從，公笑曰：惡用漢文為？吾直將使彼用我文耳。嗚呼！此言也可以警文士之陋矣。今李德此編，亦得非豐公所笑耶？且李德仕係武籍，不以長槍大劍効力國家，而顧費精於此區區者，何乎？夫我自

有文，無須於彼，猶我自穀帛，無須於彼，須於彼者，止於藥物，其它襍貨，有無益無損，至如書籍，纍纍而來，布滿海內者，亦舍經史，槩屬無益之尤者，為文章家言，則沈氏八家之選，既已無用於我，而又在我附益之乎？吾友復考之，而後知其有不然也。李德生際古文之世，固將隨時泮厲，自圖報効，奚擇於文武？且文武之相須久矣，假使豐公之時，得武弁解文，如李德者，克其採用，言聽謀從，則必不興此黷武之師，即興亦能得彼之要領，而施我機宜，不至如當日之失乎？冑繁禍結不解，必也。夫我非無文也，而終不及彼資於彼用於我，何為不可？苟以我所自有為足乎？雖所謂藥物，不必須彼之參芪硝黃，參耆硝黃之必須於彼，可以知文亦必須於彼也。要以其辨是非，別利害，言之簡明，傳之不謬者，漢文之用，寧可廢哉？夫文莫善於漢漢。

人善用之，而八家其最善者也。譬之金鐵刀劍，彼同有之，而不及我之利用之，亦不及我之妙，而我擊刺趨捷，人人皆然，然必有專門傳法焉者。彼其辨是非，別利害，歷代所記載，皆有可觀，而必以八家為法，亦猶此爾。蓋選於八家者，沈氏最晚，出稱精當。李德又折衷元明清諸選，以補其不足，合此二者，而後其法大備。猶學劍者，歷試各家，考較衆論，斷長補短，定為一譜，就焉而熟習，其於防已制敵，不復他求也。抑其起伏開闔，頓挫撇脫諸法，文與劍同，劍有此法，而期於防已制敵而已；文有此法，而期於辨是非，別利害而已，拘乎其法，而失其所以為法，則李德之舉，終

為無用矣。故余於其索序，言之，以警讀者，勿使後之英雄如豐公其人者，唾棄此書也。

拙堂文話序

余嘗謂國朝文運兩開，每開輒有或敗之，寧樂平安之盛，文在公卿而敗於唐初駢體，骯骯不振，至今江門之致治，文在庶士而敗於明清間俗流之文，非剽襲則鄙俚，雖有名儒大家，或所習不專，專者乃不免浸淫焉，是無他，不詳其源流，與體裁，驟喜於新艷，擇而取其每下者，是以贖贖如此，拙堂此著有見於此歟。拙堂喜作文，年力方壯，敘事論事，皆能行其胸臆，而合於古格法，吾嘗評之，謂清雄奔

於作我輩語者、近寄所著日文話者、示我序之、有客見而問曰、詩之有話久矣、文亦須於話歟、余曰、然、詩句有度、字有儷、填而屬之、雖其體古者、稍肆云爾、則其法不必待言而可見、文則不然、若彼駢體與俗流、或有類詩者、非我所謂文、我所謂文、奔馳錯落、自行胸臆、如拙堂所為者耳、故詩如習禮、文如講兵、習禮者、綿絕古位、鵠立鷓列、進退翼如、如此而已、至於兵、其陸隅、落句連、曲折相當、及戰、奇正相生、如環無端、紛紜渾沌、鬪亂而不可亂、夫不可亂者、非人人所能見、必待指而論之、知兵之不可不論、則知文之不可不話矣、曰、古有讀父書、善談兵而敗者、話文得母類

此乎、曰、彼不知兵之難、而易言之、是未能用兵、而徒談兵者也、能用、又能談、使不能用者、亦辨其長短得失所在、拙堂之文話、是已、昔有老邊將、折徒談者、曰、諸人以舌擊賊、吾獨以手擊賊、余雖駑拙、於此事、亦頗所更歷、故知拙堂非徒騰之口舌而已也、既以荅於客、併書返之、

如亭遺稿序

如亭山人死、美濃梁伯兔輯其遺詩、以續前編、前編半係其在東時詩、而此則全然出關後作矣、以余與山人周旋京畿、日久也、來質徵序焉、余諾而未果也、昨得江戶河孔陽書、寄乃翁集、刻新成者、閱之多、與山人唱和者、山人與

河翁及窪天民池無絃所謂同功一體人山人死先河翁
而其集未出豈以其客死無後耶是吾輩罪也乃取遺稿
挑燈讀之山人聲容躍躍欲出因憶八年前河翁歸自長
碕余邂逅之備後翁問余如山人何在余悉說其飄泊屢
空狀翁愴然有招之東歸之意已而山人入江戶復不安
於東歷越信而再入平安卸擔東郊一廢寺余得報時大
雪與其畫友紀伯舉蹋屐往訪折竹遮路纔而入掬雪
煮茶歡如平生山人行李蕭然曰吾以窮臘經萬山中而
來囊橐一空將更適備中就所知既歸可以與諸君共遊
己其歲余亦西遊肥薩經二年而歸則山人死矣伯舉說
其臨終困蹙尤甚鬻其筆研書帙纔能葬之嗚呼使山人
少折節飾行則安座軟輿美衣食好妻妾其所嗜好無不
可致何必至鬻鬻霜雪賣字為活窮死客土哉雖然是其
所以為山人也夫河翁諸人皆據上游交通王侯聲華意
氣足傾一時而山人以一落魄羈人與之齊名可以見其
才氣矣明謝茂秦以山人馳騁諸名士間而不為李于鱗
所容至與絕交河翁憐才非于鱗比而山人之才雖謂茂
秦亞可也然茂秦遭遇趙王又得其姬人以娛老山人之
福比茂秦更薄亦可哀矣山人弃官削髮隻影千里如雲
水僧而服心時樣風流自喜如游沼少年喜罵座食時新

不論錢如俠客而飲不任蕉葉凡研整齊性短視錄詩必
用小楷如謹敕書生故集中所載意態各備皆非虛構山
人於詩論法極密自稱下字不苟然其中自有一種疎放
俊逸之氣如其為人是乃其佳處為餘子之或不及者而
山人蓋不自知也其書字李媚罕匹溢為墨戲亦有可觀
是又餘子所無而為詩名掩人不甚稱余為一拈出之非
余誰言之者雖然使山人聞之地下恐將罵曰嗤田舍兒
敢為饒舌也

官暇漫吟序

長藩與我藝鄰而仕焉者不私相往來長大藩也其士大
夫東役江戶者過藝城下絡繹不斷其槍戟涅白旄旂為
號毳毳然余每觀知其為長藩人也而無一識面者焉
及游寓平安僦居鴨河藩邸在河側者二其一內藤翁士
謙監焉士謙嗜詩時迎余邸舍對酌聯吟相視莫厭嚮相
望咫尺不遇者乃萍合雲聚千里外文章有神交有道豈
不信哉迺者士謙持其官暇漫吟者相示自其東役及來
此官遊所經觸感而發慕君思親語語皆實而渾雅精緻
不流儂薄有都下以詩名家者所不及足以觀其國文教
有素也抑洞春公與國實自我藝余少小習識其霸迹矣
而士謙亦家世貫藝則其與余交非無宿因也聞其先世

自公之時，每為暫御，尼子氏之就擒也，實受託監護為其所親信，可知也。使士謙生當其時，今日所以操觚者，將執戈持戟之不暇，安能與吾輩相對，終日為唧噥聲哉。官而有漫吟之暇，亦太平之澤也。雖然，吾嘗竊得誦洞春公之國詩，雖鞍馬倥傯之際，猶有工妙之詠，文教之源，已見於此。夫五字七字，與三十一言，何辨則士謙今日詩之渾雅精綴，亦不足言已。於其請序，題此返之。

梁生岳西征詩序

鎮西之山，遠而望之，數點如在天外，而往而就焉，則隔絕之者，赤馬關一衣帶水而已。嗚呼，是即可以喻伯兔詩矣。

伯兔詩，神遠韻高，迥別凡境，而言人人所意，非必達於人所爭在尺寸間，人自不能學耳。然非用功專，得力深，不能造焉而久焉。吾觀海內以詩自名者，多矣。或儼然自喜，面目鄙近，否則粗澁硬率，不足入人心脾。能除此二病者，獨伯兔。伯兔清羸嗜詩如命，其婦亦解吟。夫妻相攜，囊書橐筆，徧遊西南山水，適意輒留滯，獲古人一集可意者，輒枕藉之，婦報餐漆衣不顧，及其自為，諧古之步趨，會以已神理，唧噥終夕，不輒下筆。雖險題難韻，出以平穩，愈鍊愈平，期於雋永，非淺躁取名者所能辨。所以能異時調也。伯兔少與關左名彥周旋，又歷抵西州諸耆宿，終至與清客相

唱和、其眼闔心試者幾人、願以余為可相質證者也、近收拾西遊所作、請評而序之、余篝燈夜讀、每逢會心、憂筆稱妙、妻兒睡者皆起、蓋余所欲言而未言者、伯兔盡之矣、余亦曾西經豐、筑、涉二肥、薩、隅、觀諸奇秀境、比伯兔較闊且多、然念親思家多所牽掣、不能悉領其勝、視之伯兔挈家而行、徜徉畱止者、有閒矣、猶余之攻詩、不如伯兔之專且濼久也、特愈夫足未踰赤馬關者耳、所以伯兔請而余不拒焉、

山陽遺稿卷之九 畢

山陽遺稿卷之十

賴襄隕子成著

序

續米菴墨談序

嗚呼、墨豈易談哉、米菴之談乎墨、何其津津也、夫古今唯此墨也、其濡諸筆而落諸紙也、人人皆然而能焉者、屢屢屈指、何哉、蓋用墨有法、而法不縛墨、盡筆之力、透紙之背、而不詭於古、是之為能耳、方頡之視乎鳥迹、未有墨也、六籍皆竹簡漆書、亦未有墨也、有墨而還、能否形焉、李之篆、蔡之隸、張之草、鍾王褚顏之楷、與行狎、然後墨之態極矣、

至於蘇米專以墨成字山谷謂東坡用墨太豐不其然乎
趙與董則自謂復古墨法而墨之嬌媚滋甚總之皆能焉
者也能者之難邁如此其墨不可常觀於是刻之石而搨
之則墨白易位後之學者安從而索其墨哉明清人之筆
未必盡能也而其墨為可觀矣凡此墨之過海而東有佳
有惡有真有贋有可法有不足取墨豈易談哉是米庵所
以搜羅拮据一再而不已也歟而旁及凡研瓶滴亦墨之
浸淫者焉爾夫米庵之墨已揮之腕矣而又騰之口兩相
證左縱橫淋漓乃能不負於此墨不然則長睿彥遠之輩
喋喋者何限槩口有墨而腕無墨將焉用之余是以推服
米庵也而米庵寄紙使余一言焉余口與腕皆無墨者捫
腹索之不得一點安能塞其意雖然於歷代能者之跡頗
嘗覽觀是其眼則猶有墨也於是乎言時文政丁亥仲冬
十四日寒甚墨凍呵而纔書

招月亭詩集序

昔人稱陶靖節荆軻詩義概畢露知古隱者皆有氣性人
余謂陶集多詠史者不獨此詩蓋其人實故讀書作詩皆
於實處注心毋論平生所吟咏每敘日用常行余所最欽
者其躬耕詩謂人世衣食不可不營與他詩人喜為放曠
語而頹鄙無恥者大異亦可見其實矣所以能於六朝金

粉外別開一門後之人無其性情而襲其面目雖五言爾雅輒託於桑麻田園而相去日遠矣如吾小野泉藏則不然泉藏備中長尾村人雖家匪貧而勤於治生務睦親族所居背秦水一派臨流築室多貯書暇則讀焉飲酒作詩然未嘗以誦吟廢事詩皆家人婦子鄰里鄉黨間事不事虛構咀嚼有味而詠史者十三四焉時有卓見蓋所讀書最好史其姪伯本亦同好對門居常同醉同吟也余每省鄉輒主其家契合最濶為人氣貌不揚低眉曲拳及酒酣耳熱談古今英雄忠孝節義事議論奮發聲可撼壁而時以詩言之今人捨命作詩者嘲哂風月鏤刻花木蟲魚重

疊無益唱酬一有涉倫理治亂則視為非詩其人與學皆不實無怪其詩如此已泉藏盡反之雖非業詩者其詩可以風世矣余故勸整理其集而行於世泉藏學師西山拙齋先生而詩學於菅茶山翁又問及於余今兩翁皆逝矣余不可不以序之賴襄曰泉藏詩陶之流亞也無意學焉而合焉者非謂其詩也謂其學也非謂其學也謂其人也

紀元略序

宋執祖因古鏡背有與當時紀年同者訪之竇儀知為偽蜀之號然後歎宰相空用讀書人蓋雖一細事可知淹通之有益也是羽倉君所以有紀元略之著歟其書不獨詳

和漢帝王之年，卽紫色蠅聲，及夫黃屋左纛，自娛者莫不
罔羅編列，非博洽五車，不能約成此一冊也。余閱而有感
焉，我與彼號同而治異者，可指數已。如貞觀建武，我有愧
於彼者也。如大同天曆，彼愧於我者也。天平寶字之與天
冊萬載，則治異號，彼我竝相似者也。至元和之混一，正德
之雍熙，勝唐憲明武數等，而越王黎寧亦用元和之號，是
為可笑者也。凡此類，足以按得失而助考據，而每號注其
年長短，使人得以考其治之治否，而如菊池氏奉元中，至
十年，鄭氏遵永治，至三十年，又可以發人忠孝之心，其用
意勤矣。君雖不能宰天下，亦宰一邑，而其人如此，可謂稱
宜矣。出其讀書之餘，以益於他人之讀書者，余焉得不序
而博其傳哉。

新刊容齋隨筆序

洪景盧以忠臣之子，守清要之職，才學兼茂，雖不及慶曆
元祐諸公，而不愧為南渡以後名士大夫。其學之博洽，見
於隨筆五編，資後人聞見不鮮云。余嘗謂自理學興，士無
膚淺之弊，然久而成窠臼，千言萬語盡赴其中。宋元人槩
然自考證之學興，言有憑據，然儒者之業，如稽帳簿，爭較
毫釐以取勝，明清人槩然說郭本，出人人之寤言，空無二
者之弊，而如羅大經之流，動墮理語如楊慎之類，徒務辨

證能脫然於二者之外，自益益於人，且宏富取之不竭者，唯景盧及沈括、王懋、顧炎武、王士禛等所筆，指不多屈焉。而此書最先出，不可不先讀者。丹波淡海伯龜新刊其初編以行于今，二筆以下當陸續上梓，來索序於余。余後學無事贅贊前賢也。獨嘉田龜能捐貲於此，有益之書，序以獎之，抑余有所欲語讀者，凡所貴於讀書，以其以我一貫彼萬，神而明之，以為己用，譬若蜂造蜜，含而化之，不然而欲一一而記之，不舍卷茫然者，幾希矣。景盧嘗在翰林，一父草二十餘制，意自多也。署中老吏有及仕元祐朝者，因問之曰：吾何如蘇學士？吏對曰：不是過也。但彼不檢書耳。景盧後數舉以語人曰：爾時覺容身無地，夫以景盧之學之才，而自知不足，所以為景盧已。後之讀此書者，既因其博洽以資我聞見，又進而知聞見之不可專恃，則善學景盧者也。

高江邨集鈔序

余初讀高士奇江邨消夏錄，意士奇遭遇康熙，縱觀祕府圖書，蓋善於嘗鑒者，今得其集，乃知其善詩，詩多應制，其涉書法、畫理者，矜慎清貴，紙中冑竅，非他人漫然副題者比。閒波及古器物者，亦然，皆可喜也。已而閱其扈從戎馬射獵之什，成於親踐，亦非如他人想像擬作，則又可喜矣。

及觀其退居江邨，曲寫田園之樂，與家人婦子之情，則又大可喜矣。夫臺閣與山林，不可并者也。寶繪清閑，與邊塞風沙，亦不可并者也。彼長則此短，自古為然。此集乃盡并而備之，雖隨其所歷，抑亦可謂奇已。夫與士奇同時以詩名家者，莫若王士禎、朱彝尊、王蜀中。諸詩刻畫老杜、士奇之寫塞外山川，莽蒼雄傑，似不多讓。朱之詠古跡長律，富麗森嚴，云爾。士奇之過趙普故里，藏偶儻於流動，使人不覺其排，亦有過無不及。他多類此者。後士奇而名焉者，查慎行、更後焉者，趙翼，皆有從軍律詩。視之士奇之渾老，則少遜矣。且士奇題是地，輒覈其廢置攻守，皆鑿然猶其於

書畫也。此亦諸家所乏。然諸家各張壇站，噪名一時。後人從而嗟歎之，而士奇寵畜禁林，寡交不近名，所以世不甚傳。傳亦以臺閣槩視之，未嘗細論。爾余故鈔而玩之，以示於彥根、小野、田舜卿、舜卿亦喜之，相贊刊焉。使余序其由，抑余與舜卿之所喜，不獨其詩也。夫士奇早達，不由人薦，引出入密勿，前後十五六年，既罷復起，雖謗讒交攻，終得別白。說部或有載謗為實者，而康熙實錄可考焉。要之其人必有足以結知於英主，外人不及知者。猶馬周楮遂良之於唐太宗，唱和詩詞，鑒別圖書，特餘事耳。然因其詩以按其履歷，推其為人之可知者，雖在館閣，常思抽身，雖在

江湖不忘報恩，不以閭閻之戚墮金革之志，不以警紱之榮換菽水之歡，其出處進退無愧為全人矣。是其詩之所以能備諸體也。其詩之所以老而無衰也，而其所以不以詩名家也，不然吾與舜卿平昔所相勗何事而拮据於此等邪。

管茶山翁遺稿序

管茶山翁為余父執，余少小每見其書柬中時有詩，輒覺其可喜，欲睹其全而未得也。既壯，蒙其延引，往督其塾，講論會有請刊其詩者，屬余校理，乃盡發其篋篋，始得縱觀之。其詩不專一體，而經六如師評者大半翁諗，余曰：癸丑

北遊時所作，吾趣向略定者，宜以此為準。余領其意，妄為扶擇，余讀書處與翁室隔水竹相對，每有評論使童生擎卷往復以筆代舌，如此周歲，既而余入京，刻成寄示，則盡從余所選，併雕如師及余評語，余為之悚慙，而翁送以余為可與語者也。自是每託京商賣繚還者，寄示詩稿，歲兩次，促使評，鴈辭不敢，曰：然則吾商子詩亦應辭也。余不得已，細論相質，及二編刻成，亦併其評，但所選不盡如前役耳。其後寄稿如初，以至沒年不絕，及病中所偶作，猶倩人錄送，余見其格律嚴整，無衰憊態，意其不足慮，已而聞其危篤，星馳往視，則無及矣。檢病褥間，得前所示原稿，其對

聯益手自竄改數四而成者、字如蠅脰、愈改愈勁挺、乃先
沒兩旬而已、近門人盡刊遺稿、如其評、皆係沒前所往復
併刻之、亦翁志云、而問序於余、嗚呼、吾先友海內數公、既
漸凋落、獨有翁在、猶碩菓之不食、而今復如此、吾將誰望
哉、且余病羸坎軻、出處兩艱、因翁之憐才周旋、為拔其抑
塞、乃得優游放浪、以至今日、恩誼潑重、未之能報也、聞作
行狀、詳敘其平生、如其詩、世自有定論、又備於評中矣、今
此特言其作之不苟、又虛心求益、前輩所為、有世不及知
者、而余之以後生、輕揚、挖長者、居之不疑、非得已也、若曰
翁終身刻意以詩名家、則烏乎然、

雜著

祭樂翁公文

歲在庚寅、夏五月、十有八日、為故少將樂翁公周忌之辰、
布衣賴襄、私用宋民祭司馬溫公之例、焚香遙拜、不敢用
清酌庶羞之奠、而用文祭之曰、人有貴賤之相懸、如天地
之隔、而知遇之無間、出意念之外者、况昔之所目仰、而今
之神契焉、昔在吾童穉、天明之季、寬政之始、聞信岳之發
火、灰被七道之二、閭里之氓、号饑待斃、起為盜賊、蟻聚蜂
華、三都之市、白晝閉肆、官吏來捕、罵詈不忌、曰、欲啖汝肉、
寧汝之畏、有大於汝、來與吾對、吾雖童心、恟惧不寐、况天

下之心、如以敗船坐海、洪波逆風、不知所底、已而聞有越公者、出躬宗親之懿、任付託之密、宜其賞罰、變凶為吉、每一令發、人之望之、如出暗夜、而覩日月也、其聽之也、如將潰之卒、得良將而聞其呵喝也、其或畏忌而謗訕之也、如狡奴黠僕之不便家宰之聰察也、七年之中、百弊盡撥、乞骸骨於方壯之年、而舍權勢於得意之日、消經世濟民之精於集古玩物之末、濟我君事、願息吾肩、政如畫一、吾建吾觀、才如茅茹、代吾輔君、以身繫安危、三十有九年、老而令終、於公就安、而天下之所為患也、而吾鯁生、何與已關、抑自幻及強、聞公立海內、望公如在天際、忽微潛夫之一

書、蓋去今之四歲、懼其媿瀆、乃辱嘉誨、汝之紀事、適繫簡論、事見兆會、後之論者云何、吾知其大矣、一言之重於九鼎、足以取信於百世、自顧孤寒、舉世所背、而何以獨得公之愛乎、抱感激之異衆、而悼報荅之無期、爰遇忌辰、聊盡吾私、嗚呼哀哉、而不敢望其饗、

狗說

狗之為畜、善記其主、主之畜之、食不必梁肉、衣不必文綉、時投與骨、置之門牆之外、使守夜而已、而主來自外、則搖尾迎之、雖昏黑未嘗失也、他人或牽而去、遠數十里、啗以美肉、而狗悲號躑躅、不自安焉、自求其道而歸、望其舊主、

之門則喜躍而入嗚呼人之不知義者謂之狗彘以相罵
辱也彼朝飽新田氏之祿而暮候足利氏之幕者使狗聞
知之有食其餘邪或者較其主之恩曰彼衆人遇我此國
士遇我我報各視之爾然如狗則未嘗曰彼衆狗遇我此
國狗遇我也

捕雀說

雀小黠善畏望食而不敢下鴉多智善就利避害鴉之所
在雀則下之故捕雀者以鴉為招鷲鴉之足環散粟而隱
網其傍鴉俯啄粟也群雀望視之噴喙然蓋相告曰彼在
焉我可以往也連翼而下百啄喧爭而網已掩之矣嗚呼
彼自謂智且巧莫或敢侮予而為食繫其手足貪戀不能
自脫而視之者不以為可憫而以為可與歸胥溺於禍機
而兩不悟也可不哀哉

鷹說

鷹之搏禽也既獲鴻鵠之類輒左握草根而右攫鳥鳥不
能逸也蓋鷹自度其身之重不能勝鴻鵠也故有操以自
固則彼雖有飛揚之志可以維制之矣北條義時者源實
朝之鴻鵠也高師直者足利高氏之鴻鵠也而實朝高氏
不知有操以勝之至併其身為掣去是其智鷹之不如也

貓狗說

貓捕鼠于內，狗警盜于外，各有其職，以事主者也。然諺曰：畜貓三歲，三日忘惠；畜狗三日，三歲不失，而人常愛貓而疎狗，何哉？以其形體則狗之粗，不若貓之膩也；以其聲音則狗之厲，不若貓之嬌也；以其性情則狗之剛決，不若貓之善柔便辟也。是以貓之於主人，不離其左右，出入其閨闈，食有魚，寢有褥，而狗則寢於土，而食於餒，終歲不得望見主人之面，認盜而吠，無賞，縱鼠而不捕，無罰，可悲也夫。

蠟燭說

會津產蠟，蠟燭最著。有華蠟燭者，繪其膚，華紋繡錯，燦可眩目，余數得於其人，試燒之，非加明也，則置之筐，以供觀

玩，而用以燒，乃無華者。夫蠟燭何用哉？玩之邪？抑照物也？苟照物而明矣，雖無可觀，可玩，而名為燭，不愧矣。名為燭，而其質無益於明，安在其為蠟燭乎？且求物之可觀玩者，何必用蠟燭？今儒士亦國之蠟燭也，為物雖微，無此，莫以燭治亂而救昏暗，凝其膏潤，含其光明，舍之可藏，以待舉用，唯不舉也。舉則可以辨群物，照四疆，類如椽之燭者，則古之賢才豪傑也。次之而一，隨質之大小，皆可用燭物，是之謂儒已。而今或以為席上之珍，以玩物視之，而儒亦以玩物自視，其名曰儒，儒邪？俳優邪？徒藻繪其外，而驗其中之通且明，不如惛惛之俗士，是華蠟燭耳。然彼燭也，特曰

其華之無益於明云爾、非不可燭也、則是不足以比焉邪、
漆川仲穎、會津產也、質厚好學、善文、而不銜於人、吾知其
為燭、不為華蠟燭也、於其歸、言此以勉之、

羽二重說壽猪飼翁

京之帛曰羽二重者、最貴、蓋以其精且緻、舉而賦之、如重
鳥羽二也、夫重鳥羽二、似薄也、卷而約之、可握也、而鍼難
入也、線難勝也、其色純、摸之無類、衣之無齟、而摺而疊之、
痕不移也、非如錦之彩可悅也、非如綺與縠之歲新其文、
而可狎服也、而用之朝會、用之享覲、非此莫以成禮、自王
侯公卿、皆服焉、而造醬若醢者、求其精、必以此漉焉、其品

貴且中用如此、而唯京產焉、吾嘗觀志京師人物物產者、
題曰京羽二重、蓋取意於此云、余因此思京師人物美矣、
盛矣、有如錦者矣、有如綺與縠者矣、而至媿此帛而無愧
者、誰乎、以吾所聞、則其猪飼翁乎、翁之學精而約、瑩而無
瑕、不驚其辯、而鑽之彌堅、不炫其文、以悅人目、而足以厭
其心、其行厚、其節有常、人不敢狎、而亦不能舍、而佗求其
猶羽二重歟、淪而雪之、不存渣與滓、其猶其漉物歟、京不
可無此人也、獨惜其未為王公用耳、而已老矣、今七十矣、
吾作此說、壽之、夫羽二重之精者、服之無斃、亦不比他帛
之易敗、而王公一穿之、輒斥之、以更新者、未究其用也、則

未盡其壽也、不為其用、又不遭其斥、而自保此壽、所以可
賀、或曰、翁非產於京者、饒使翁非產於京、而成學於京、猶
羽二重之取絲於東、而製諸京也、吾鄙人也、學於鄙、而居
於京、猶河內木綿、其粗且朴、固不可供王公之服也、而
或足以充民之用、而其壽亦可冀耶、斯視諸錦綺、穀翁將
孰取也、吾併以質之、

牧晦文吉名字說

延岡牧文吉學文於余、頗有才而慙、如有激念者、蓋其本
姓白石氏、家世業醫、祿於國、大母牧氏、絕乃父、以父遺囑
出次子、為之後、小字文吉、而請余定名字、余曰、父之所命、

不可不存、夫文者、人之可貴者也、而有以吉焉、有以凶焉、
記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文欲其著耳、烏乎惡乎、文
之著、凶之道也、故晦之之為貴、在易明夷、衷離而襲坤、其
象曰、利艱貞、夫子贊之曰、內文明而外柔順、晦其明也、內
艱而能正其志、吾將名汝曰晦、自古有文無行、剛傲忤物、
以賈凶者多矣、如禰衡、謝靈運、王勃之徒、皆是、是非古所
謂文也、藝也、以藝言、方技亦文耳、如秦越人、華佗、以其文
之大著、以凶其身、皆不知晦其明也、孫思邈有言曰、膽欲
大、心欲小、智欲圓、行欲方、夫圓且大者、陽也、文也、小且方
者、陰也、晦之也、使裱文而不晦之、處易猶不可、况處艱乎、

故不可不晦、晦也、汝以其一身成其父祖之志、與其戚之衰、可謂艱矣、艱而貞、柔順以晦之、可以利濟汝事、汝學文於余、余不憂汝之不文、願汝之有以副乃父之望也、故名汝曰晦、晦者、文所以吉也。

中川祿郎名字說

江薩摩村有中川生、生之在母腹也、其大父指於腹曰、是必男也、吾名之曰祿、既生、果男也、呼小字祿郎、及壯、數更其名字、無適定也、謁余定之、余曰、不有定之於未生者乎、而誰敢問焉、古諺曰、天不生無食之民、民之受生於天、天輒與之孫、士庶人有士庶人之祿、公侯大夫有公侯大夫

之祿、自儋石以至十萬百萬之封、而極於全、有海宇、皆天定之也、不可加損尺寸、故曰天祿、不知祿之由於天也、而營營然務增益之、蹙其髓、竭其神、甚則相奪以術、以危其身、與家國而終於無益者、皆是、自天視之、笑其愚久矣、而天下不悟也、特束於法而止耳、不悟者極矣、而法不足以束之矣、則天下亂、於是人之雄且傑者、爭起、河其血、山其骸、壞其寸、取其尺、而胥以斃者、十每七八、非大錫之勇、智天之祿、不可倖而有、亦可以見也、故自有天下、以至經一國、理一家、餽一人之口、各修其道、以保其天祿、而天下治、雖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周孔之教、及我先哲王、歷代英

主之所訓不出於此學學此而已禮樂文此而已而子之
祖以此名子於未生未生也而命以祿非以訓祿之素定
焉耶名之定猶祿之定也名定矣而更求之猶祿定而務
益之也不可子之祖修其道以貽子之祿子又修子之道
以貽子之子孫之祿祿豈有既哉祿即悅請書其言其鄉
宜麥麥吾所嗜因欲以麥為謝余咲曰昔陳壽索米於丁
虞之子曰當為乃翁立佳傳而不與焉壽無其祿也吾不
求而得子之麥吾有其祿也天也烏乎不受受而書此

跋世張夢卷

一部廿二史孰非夢者而世張必以半宵枕上所見為夢

作詩作畫以紀之未為巨眼也夢中有人喫炒豆而談吾
聞徠翁雅言天下愉快事莫若喫炒豆罵古人翁聲華意
氣籠罩一世而自今觀之不異夢中語彼一夢也此一夢
也已丑念九日識于石街暇江亭酒間

書子常詩卷

子常為僕族弟乃父下帷授徒於鄉而渠乃跣地不羈不
肯屈首受書獨癖好篆雕持此汗漫不歸已而從僕于此
與僕同輩行特以年齒相懸事僕甚謹僕不必強之咿唔
徐導其窾而納其約乃自折節讀書始大愧悔自謂不學
辱宗且弄鐵所潤業賤不敢稱賴氏權稱外家姓而在僕

塾二年、矢口為詩、涉筆作文、雖時有踏駁、要之、才性快利、皆有可觀、因命略整、頌數十首、乞政於同社諸君、諸君願斧削、鼓舞之、庶幾終於我家、添一讀書種子、而僕亦不負乃父也、如其鐵筆、則與僕所業同一雕蟲、餽口耳、古人慎一介、取予、苟取、可取、自食其力、賣卜補鍋、亦足高視一世、不可取而取、則騎大馬、擁鎗戟、揚揚歸鄉、有譜亦唾不顧也、諸君以為如何、

跋獨立真蹟卷

獨立禪師真蹟卷、淡州福良浦慈眼寺所藏也、余初以獨立為善書而已、閱書畫譜曰、戴笠曼公者、乃其未削髮時

姓名也、然猶以書家遇之、及觀此卷、不覺正襟起敬、嗚呼、曼公、烈丈夫、豈可徒書家目之哉、彼視九州腥羶、不能一日居、蹈海而來、遁逃方外、其自號天閒獨立、蓋表志焉耳、此詩依秋興韻、以寄孤憤者、忠慨義氣、溢詞翰間、余視明季士大夫、自負材藝、而靦顏立虜朝、名位烜赫者、比比、恨不使一目此詩、當神沮魄褫矣、相傳曼公善醫、最長痘科、昔人以子璋血濁、體句足驅瘡鬼、余謂此詩亦可驅痘鬼、不必須其刀圭也、寺主某上人寄示索跋、書此返之、

書頤素堂詩鈔後

五言古詩、辭家別家之什、最見天真爛熳、類蔣藏園、而無

其摹古有跡之病。五言律以古體行之，純任天機，不見排比之痕迹，似施愚山而跌宕奇逸。七言律則格律嚴整，其警拔處往往似趙甌北而不學，其使才太過，絕句以神韻勝，不墮俚俗，頗得黃石牧張船山之佳處。其畜體排側芬芳間出入錦囊玉溪閒者，頗繼吳梅村之遺響，蓋世所喜傳在此，余以為是少年戲作耳。余所愛其詠史古樂府律詩竝格法奇變，貼題深切，可踵嚴海珊。至於石鼓華嚴鐘羅漢圖等數長篇，學沈宗伯之深厚典瞻，而不做袁太史之浮蕩放逸，蓋鍊卿先生雖其生翹，能於諸前輩取長捨短，居然成一家風骨，加以數年當優執旗鼓，追馳竝驅，無

疑矣。彼中人目中必先有先後生之別，不敢橫為抑揚，軒輊不若余從海外縱觀恣評，為得公論也。雖然，是蓋緒餘耳。觀其所著清嘉錄紀吳中風俗，考據淵博，敘寫得體，而其意在救漓復淳，是知鍊卿才識不用世，徒喋喋評其文詞，蓋非其所樂也。

書新田楠菊池足利今川書卷後
一井氏為新田支屬，從舉義百戰，及敗潛伏湖濱，其家零落，獨存一婦人，挈其舊物來住京師，依善歌者賀茂季鷹，季鷹延余觀其家，然蝨無論刀劍鎧冑，新田兄弟及楠氏父子以下，往復文簡，紛披堆積，無有條理，余因攜門生就

其家整釐之略得就緒，又為作目錄，使無散佚，其家德之欲謝以物，余乃欲請新田楠二公書新田公書，皆所謂感狀，在一井氏不可少一紙者，故請得舉義時檄，里見族一書，署元弘三年五月朔日，新田小太郎英氣勃勃，千載如生，楠公書較工，用墨豐肥，為以自鈔一行曆法，借示一井氏之書，當時鞍馬倥傯，乃覃思此等英雄，真不可測也。又菊池武敏自舉功狀，請舟田義昌薦書，皆忠義之蹟，裝潢藏家，以資敬仰云。近有獲西海田原氏家傳文書來示者，中有足利高氏指揮半紙書報和直義討直冬事書，頗軟媚可人，蓋姦雄書也。又有今川了俊感狀，亦為半紙語辭。

太倨當時，足利功臣凌轢諸族者，可想。余請得此二者綴于卷尾，每展視，唾罵一番，亦足快也。

澄泥研銘為木屐子簡

一丸之泥，削成蒼玉，非封乎關，維用磨墨，陶民如是，範以乃德，亂代盾鼻，草檄討賊。

畫像自贊二首

躬偃仰一室，而心關百代之失得，弗恤已鹽齏，而憂人家國，文章滿腹，不濟子饑，曲尺直尋，則所不為，噫，是何物迂拙男兒乎，雖然，烏知無念此迂拙者之時哉。

此膝不屈於諸侯，聊答故君之德，此眼竭之群籍，不虛先

人之囑此脚侍母輿二躋芳山五蹕大湖十上下澳灣而未曾踵朱頓之門此口不能飮殘杯冷炙而此手欲援黔黎之寒饑也

山陽遺稿卷之十大尾文

48-13301

010190524669

